

# 器物脚下流淌的文明

——读《江南器物志》

近些年，“博物馆热”不断升温。我们在博物馆里欣赏文物，触摸古今，了解人类的来时路。陈列室里大大小小的器物，不知承载了历史长河中多少的传奇与悲欢。

博物馆里的器物如此，民间的、文学作品中的器物更是如此：干将莫邪剑记录的是人们在动荡时期面对暴力统治的抗争意志，和氏璧代表着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博弈，金庸小说里李莫愁送给陆展元的红花绿叶手帕则敷衍出一段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在我们华夏文明里，器物中暗藏广阔的江湖和宇宙，这里既有入世的儒家智慧，也有出世的恩情侠义，更有人类学家费孝通和项飙观察到的乡土文化、士绅精神。

江南小镇土生土长的作家徐风，常年聚焦在器物文化研究与地方风物考据上，书写了器物背后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正如歌词“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的感慨，人生在世，必定会经历坎坷，需要为求生、为发展奔命，在面临丈量人性的是非时，又各自选择利或道。在新出版的长篇散文力作《江南器物志》中，徐风写下的，正是史书中不曾记载却真实存在着的普通人，他们的七情六欲，挣扎与坚守。

江南自古出状元。徐风笔下的器隐镇东面是苏州，南面是杭州，是江南富裕之地。镇上士子众多，状元举人如同过江之鲫。甚至还有一个大人巷，曾住首辅、尚书、巡抚、御史、通判、道台等官员。《瓦片翻身记》这一篇中的主要人物汤效祖，原本居住在寒门聚集的鸡笼巷。他虽然日子过得清苦，瘦得身如仙鹤，但也不忘发愤读书。在准岳父的资助下，他成功考上了举人，衣锦还乡，名和利扑面而来，衙门立刻安排这位新科举人从鸡笼巷搬去大人巷居住，一时间，门庭若市。“那些日子里，汤举人的身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潮汐般的冲击。”这人生的高光时刻，本应是春风得意的。然而，刚入住新宅没几天，汤举人家却出了一件怪事。某晚深夜，平素病恹恹的汤母突然大叫大喊，她坚称自己梦到了先夫，他指着她的鼻子大骂，说她教子无方，还没做官就受贿，居然还心安理得住进他人的房子里。然后她说头疼，几乎是天崩地裂的感觉，她坚持要连夜搬回鸡笼巷，否则她宁愿跳河。原来，汤家人虽然清贫，却很有骨气，家规甚严，父亲留下的训诫以及母亲不改初心的坚守，让他们在面对权力和财富时，本能地自我审视与约束。尽管搬回鸡笼巷后不久，在官方的盛邀下，他们不得不重新搬回了新宅，汤母却始终坚持要把睡了很多年的旧竹床带过去。她表示，自己睡不惯别人的床，哪怕是皇后娘娘睡过的。

老竹床的特点就是通透爽气、弹性适度。虽然在床上翻身会发出一些声音，但在汤母听来，这些声音陪伴了她许多年，已然习惯并且非常悦耳。荣华富贵她不喜欢吗？新宅子里百工精雕细琢的雕花红木大床她不喜欢吗？那镂雕着龙凤呈祥花纹的围栏，绣着蝴蝶、葡萄、寿桃、喜鹊的门罩，她不喜欢吗？她其实并不是真心不喜欢，只是觉得，这些都不是汤家的，她和儿子怎么就可以平白无故地享用呢？她也多少知道，考上举人就可以做官。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这话她也是听说过的。但是，她躺在这张奇大无比的豪华床上，仿佛身下就是一个陷阱。她一刻也待不住。

《江南器物志》里还记录了小镇上不少女性的故事，她们或在战争年代宽宥窃取祖传宝物的仆人，或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不惜把自己包装成泼妇，或一心盼着未婚夫考中举人扬眉吐气，或多年来坚守内心信念，哪怕经历了背叛，也坚韧地把日子过下去。李豆花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她原本叫汪素娥，只是旧时女子出嫁从夫，又做着卖豆腐花的营生，故而所有人都叫她李豆花。人们忘却了她原本的名字，也忘却了她原本的自己。徐风说：“彼时女子都这样，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日子才是自己的。”李豆花的前半生和一张合欢桌紧密相连。这张桌子由两个半圆拼合而成，丈夫李连生在家时，两张榫卯结构的半圆桌合在一起，才算是合欢桌。每次丈夫出去做生意久不回家，为了生计，李豆花不得不把家里的楠木合欢桌的一半拿去当铺典当。桌子的另一半则摆在堂屋，那是让人们知道，男人不在家，勿扰。李豆花很会过日子，除了卖豆花，她还顾着几亩田，春耕秋收，精打细算，典当得来的钱，足够她和家中病弱的婆婆安安稳稳度过寒冬。等年关近了，丈夫快回来了，她就用秋收的稻谷钱把那半张桌子赎回来，夫妻团聚，阖家欢乐。“把那半张合欢桌请人抬回家的时候，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松快。”多年来，她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习惯。然而有一年，丈夫过年也没有回来。又等了好几年，婆婆都病逝了，丈夫有一天突然归来。可是当铺里的半张合欢桌不翼而飞了。兴许是被人买走了，当铺给她找来半张，却是榫不对卯，根本不是原配的那半张桌子。

丈夫其实并不在意这件事，但她是在乎的，因为只有它完整的时候，家才是完整的，她也才是完整的，之后才是她的清誉，彼时也要靠它来证明。最后在她的坚持下，当铺朝奉们在仓库里翻了半天，最后找到了原配的那半张合欢桌。可是等她高高兴兴地抬回家，却发现丈夫又走了。据说他在外做生意时，不仅讨了外室，还与多名女子有染。很多年



后，人们不知道李连生是否回家，也不知道合欢桌后来的命运。人们只是看到，李豆花又出来卖豆花了。

作为曾经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我们对农事有着近乎虔诚的重视，徐风笔下的器隐镇里，也有着大量的农人。他们总是按岁时和节气侍弄庄稼，细心照料土地，像个国王一样在自己的田间地头巡视。这个时候，一位有着较强知识储备，又懂得制作各类农具的“资深”农人，便自然而然地会拥有较高的声望。车水巷的郑龙大就是这样的人物，“农民们见了，并不似臣民见了国王，而是像对自家的一个长辈，那般恭敬，都是自发”。大到什么节气农人应该做什么事，小到明天会不会下雨，人们都会请教郑龙大，更别提锄头、犁、麦镰、耢刀、拖耙、筛谷匾、槌枷、抄竿这些农具的设计和制作了。“郑龙大独绝的手艺，是做龙骨水车。他属龙，做下的龙骨水车，如龙显灵，车水轻便，水力足。”但是，郑龙大毕竟不是神仙，他也会出错。有一年正值晒麦谷时节，村民来问郑龙大晚上是否会下雨，他观察天象，告诉人们不会下雨，于是大家就放心把麦谷摊在户外，回家睡觉了。不料，子夜时分天象骤变，郑龙大赶紧敲锣打鼓挨家挨户通知村民抢救。很可惜，这次挽救到的粮食不多，太多的麦子就这样泡汤了。此时已经九十岁的郑龙大在打谷场长跪不起，大家都涌上去搀扶他，但他死活不肯起来，两只手深深插进泥土里，于是众人都跪下了，脸上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这个雨夜惊心动魄的农家人百年一跪，一直被车水巷的子孙们口口相传，后来以“口述史”的方式出现在当地的《器隐镇·口述历史》中。

人世浮华，各人有各人的道理。为了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历程，有些人侧重义，有的人侧重利，有些人热爱权力，但只要不损人利己，其实都无可厚非。其实，除了法律法规的约束，我们中国人往往有着自己古老的智慧与处世之道。正如《江南器物志》中所说：“自古至今，凡事皆有是非曲直。民间野史诌语多多，却也有公允史语、人心向背。器物脚下流淌的文明，温暖着平头百姓的寻常日子。” 据《中华读书报》

## 摹写人间烟火里的尘世清欢

——读《假如文豪做吃播》

文学与美食，素来有着很深的渊源，二者的结合总能擦出灼目的火花。由文史学者成健所著的《假如文豪做吃播》，就在眼前一亮中，说道着鲁迅、梁实秋、老舍、胡适、汪曾祺等近现代文学大师迥然各异的饮食观，并通过分析其作品中关于食物的书写，精微地刻画出各地美食是如何春风化雨浸润到他们文学创作中的。

全书从多重维度解读着文学与饮食的关联，辑录了作家对地方菜系的记录与饮食趣事，如莫言为吃饺子撑坏胃，胡适将茶叶蛋当主食，汪曾祺用“糯”字形容写作风格等案例。从饮食的偏好里映射着作家的个性修为，对于我们全景式地了解这些大咖们的“鲜活肖像”，增添了生动的注脚。

在成健的笔下，这些文豪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祇，而是既能下笔成文，又能一边品着美食一边书写风土人情的鉴赏家。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鲁迅堪称其中的代表，他对于美食的理解，常有独到之处。比如对高端的燕窝、鱼翅佳肴，他没有盲目地赞好，而是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到食的珍品，是‘燕窝鱼翅’，其实这两种本身并无味，全靠配料，如鸡汤、笋、冰糖……”道出了“好食还需好料配”的道理。而日常生活中，鲁迅比较爱吃鸡，一次邀萧红等作家到家中品鸡，吃到半途，竟拿出校样请大家擦手，这种不拘小节进一步佐证了鲁迅对家常美食的喜爱。

美食既能温暖肠胃，还常常寄托着作家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乡愁。“国学大师”梁实秋自小生活在北京，中年之后他远离故土，漂泊在异国他乡，时常想念着儿时常吃的冰糖葫芦、豆汁儿、爆肚。后来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梁实秋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当年的美食，成了抹不去的情感地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实秋的小女儿从美国回故乡探亲，在他儿时的故园里特意折了一根带着枣果的枣树枝，并亲自交到了远在台北的梁实秋手里。面对故乡的风物，梁实秋百倍珍视，把它放在清水里养着，直到枯萎，才把枝上的树叶细心地夹在书页里存念，并提笔写下“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的诗句。玲珑的美食已然跨越时空，成了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

美食还能激发文豪们的创作热情，让他们在珍馐美饌的天地里纵情畅游，摹写出一篇篇情真意切的美文，展现出对宁静生活的无比向往。“乡土文学”的巨匠汪曾祺就是连通美食与文学的圣手，看似寻常的小蔬野菜，在其眼里都别具风味，还常常成为他歌之咏之的精神富矿。荠菜、黄瓜、西红柿、嫩豆角、青辣椒、胡萝卜……或青翠、或碧绿、或粉红、或杏黄，带着太阳的余温，挟着泥土的芳香，不但走进汪曾祺的家庭餐桌，还以具象化的形式，纷纷涌进他的文学作品里，成为抒怀言志的信物。汪曾祺在《食道旧寻》中就曾写道：“我是很爱逛菜市场的。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正是这份对菜蔬美食的心仪，让汪曾祺在含英咀华里体会到了生活的真趣，也助益着他手中的笔，写尽平常百姓最朴素的爱与清欢。

“一碗烟火里藏着现实人生”。大师也逃不开柴米油盐、苦辣酸甜，这些日常饮食的经历，或许正是他们创作灵感和人生洞察的重要来源。文豪们用美食与文学连通了世界，表达着一种情怀，传承着一种文化，让世间万象斑斓多彩。 钟芳

### 好书推荐



### 《欢迎再来》

2021年，阔别家乡多年的我和父亲，先后在隆冬时节回到老家，辽宁省鞍山市灵山地区——新中国第一台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推土机的诞生地。随着春节临近，我们一边照料94岁的爷爷，一边走亲访友。在一次次的团圆饭中，祖孙三代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红旗拖拉机厂、灵山火车站及沿线30年的风物变迁，历次家庭纷争及国企改革等往事纷纷浮出水面……

作者白嵩，纪录片导演，短视频博主。出版有旅行文学作品《向阳而生》；纪

录片作品有：《山的那边还是山》《居家动物》《大雪无痕》等。

### 《好猫八不》

这是王朔的最新小说，《东村物语》的系列之一。本书配黑白线图约30幅。小说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八不和众猫的故事，猫有猫生，猫有猫路，猫也有社会。一条线是主人公王丙对年轻时代的回忆，包括上学及军旅生涯，以及老年独处的经历。

作者王朔，作家。出版有《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我的千岁寒》《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等作品。